



（編者按：Megumi是一個日文詞語，意思是「恩典」。Megumi是一位年青的姊妹，剛到工場。邀請她寫這篇分享的目的，是為鼓勵年青人勇敢地踏上宣教工場。）

我對日劇沒有太大的興趣、不喜歡追趕時尚潮流、也不太懂得享受不同款式的「豬骨湯」拉麵，……但就在禱告等候中，神將對日本人的負擔放在我心中。我不懂得如何解釋，只感到有一股「拉力」導我迎向日本。我的禱求就是給予日本人多一個與基督徒面對面交接的機會，也期盼看見神在日本的作為。就是這樣，在2012年的3月，我踏足日本的京都。

我成了日本的「外星人」

所有在日本居留的外國人都會獲發一張身份證，這份證件叫做「Alien Card」（直譯是「外星人證」）；如今，我成為居住日本的「外星人」已經三個月了，慢慢地適應這個城市的生活模式，懂得自己去尋找接駁的交通工具，聽明白他們在超市收銀處會問的問題，能夠在大多數的快餐店中點餐，也

習慣了經常迷路。

學習隨遇而安

剛到達日本的時候，沒有固定的居住地方，就按團隊同工的安排搬來搬去。進入不停有「意外」的世界。我學習與「改變」共舞，見一步走一步，不論指示由「A計劃」改變為「B計劃」，再改變為「C計劃」，我知道我需要學習接納與放手，也要作好準備隨時遷往另一個地方。

作為新抵達的同工，我需要「辦理」的事情很多：如申請身份證、銀行帳戶、流動電話等等。但每件事我都不能獨自去辦，需要協助；我需要有人替我翻譯、需要有人帶路；每天除了「等」人來協助之外，我甚麼都不能作。但團隊的同工十分忙碌，每當他們一有空，就會打電話給我，而我便要立刻出發！跳進他們的車子時，往往不知道會到甚麼地方去，甚麼時候回家。有一次，上了車才知道同工會帶我到一個要四小時來回車程的教會去。有了幾次類似的經驗後，我開始順應環境的挑戰，縱然要很晚才回到家中也不會介懷或感到意外；我學習隨遇而安！

我學會了自己外出

在總部住了兩個禮拜後，我搬往另一個城市（一個優美的小鎮上）與一位同工同住。為此我感到十分高興，因為在搬往京都民宿（與一個日本家庭一起居住）之前，我有機會與一位資深西教士共同生活與學習。唯一的不便：這住處距離語言學校甚遠！我努力搜集資料並找出最好的路線，當然也是最便宜和最快捷的路線，結果發現要騎自行車往火車站(20分鐘)，然後乘火車往地鐵站(10分鐘)，再乘地鐵往最接近我就讀的語言學校的車站(10分鐘)，最後步行回校(10分鐘)。每程要花上個多小時和港幣50元的車費。感恩的是：我學會了自己外出！

我得到鼓勵

一天早上，當我醒來的時候，發覺正在下雨，我想：沒問題，雨不太大，仍可騎自行車吧！但當我騎上自行車出發後，雨越下越大，我的衣服也越來越濕；到了火車站，我全身都濕透了，情緒很低落，覺得自己的決定很愚蠢！那位經常對我感到好奇，而且每次都問我不同問題的停車場職員看見我，如常地向我打招呼；我只能報以微笑，為了自己像「落湯雞」的樣子感到尷尬，不知道這在日本是否算是「異常」行為。他對我說話，我只聽懂「加拿大」這個字，估計在問我是否就是那位來自加拿大的人，我便回答說：「是的。」然後他再問，這次我大概只明白「寄宿家庭」幾個字，我便說現時不是住在寄宿家庭。當我要離開時，他很認真地說：「Ganbatte (加油呀)！」我一聽見，眼淚一湧而上，差點奪眶而出！我十分需要鼓勵，而意想不到神透過他給我鼓勵，我很認真地回應說：「Hai (是)！」

我經歷迷茫

差會給我分配到一間本地教會。在我搬到京都之前，第一次往那裡便要花上近兩小時，回程時我更無法騎自行車，因為要上一個很陡斜的斜坡。當我拖著疲乏的身軀走著，走著，內心感到十分疲倦和灰心。我在想：我在作甚麼？花了兩小時和港幣50元往教會去崇拜，可是，坐在那兒，連一句都聽不明白；之後再花兩小時和港幣50元回來！這是我

第一次花了那麼多的努力和金錢去參加教會聚會，究竟是為了甚麼？

生活漸上軌道

我於5月搬往京都的寄宿家庭，這兒比較接近語言學校和教會。如今，我每天的日程是：

早上：9時至12時學習日語。班上有1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，如台灣、湯加、泰國、意大利、墨西哥、印尼，還有來自香港的我。起初我以為自己不會享受大班形式學習語言，卻意外地發現有同伴一起掙扎、一起學習、一起進步、一起歡笑，是一種樂趣！

中午：因為住在寄宿家庭不方便煮食，所以我會從超市買午餐回來，有時會與同學一起外出用膳。

下午：1至5時我通常上完課已經感到相當疲憊，所以有時會回家休息後獨個兒溫習，有時也會與同學往圖書館一起溫習。因為每天都要學習新的文法和生字，必須重溫和做功課，才能趕上進度。如果仍有精神，便會看看第二天的課程。而每逢星期二和星期四，我會參加從香港來的短期宣教士任教的空手道班，協助他的服侍，也舒緩一下壓力。

我知道所應作的

一週復一週，時間飛逝，實在難以相信我已經在這裡三個月了！我每天都告訴自己需要忍耐——我十分渴望可以與我的寄宿家庭溝通，十分渴望可以結交一些日本朋友，十分渴望可以明白教會的事，十分渴望可以說日語、在日本分享福音和作見證，然而……我沒有足夠的字彙，未能流暢的表達，也未知道下一步應該如何。有太多我想說的話、作的事，……因此我更清楚知道現在應作的事：就是去學好語言和開放自己、讓神工作！

翻譯：許麗儀

（作者是環球福音會差往日本的宣教士，正在學習語言。）